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幻影情刀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幻影情刀

(台湾) 正中书局

著



幻影情刀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1印张 510千字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~5000册

ISBN7-6484-0192-3
(上、下)册 定价:33.80元



作者简介

云中岳，本名蒋林，字柏楚。祖籍广西南宁市。以云中岳笔名著有新武侠小说数十部。

新武侠文坛开创者梁羽生、大宗师金庸已封笔，鬼才古龙，英年早逝；云中岳先生可谓当今新武侠文坛之至尊。其作品在海内外深受欢迎，畅销不衰。其代表作有《剑底扬尘》《江汉屠龙》《八荒龙蛇》《邪神传》《匣剑凝霜》《断魂血琵琶》《铁汉妖狐》等。

内 容 提 要

江湖豪霸四大天君为抢地盘明争暗夺，互相火拼。以南天君乾坤一剑周日升、威凤周云凤父女为首强豪志在一统江湖，逼服北天君，血洗中天君群雄，江湖为之动摇！霸主基业将成，却碰上克星活报应，一个可怕高手，快如幻影以气御刀杀人如切瓜。活报应追杀案犯深入贼穴火烧南天庄，救出爱他恨他的窈窕淑女和老相好美女飞狐，独闯奇门撼魂大阵。直逼女魔头周云凤。天哪！这令人闻风丧胆的活报应，竟是多次粗口戏弄、尾随她不舍的江湖混混彭刚！此后周云凤改以美色与猛龙彭刚周旋，数次死里逃生，反置好色成癖的猛龙于死地，幸是痴心相随的娇女电剑飞虹相救，终令女魔头幡然醒悟，而猛龙亦庄亦谐，亦真亦假地戏弄，反使威凤回复了人性。

十六

仆妇与侍女在街巷的屋顶，纵高窜低起落迅捷无比，片刻便远离街巷，越野飞掠速度更快。

仆妇脚下稍欠轻灵，很可能受的乳伤尚未复原，纵跃间抽动创口，忍受痛苦的表情经常出现，但到了平野，痛楚减轻速度加快。

但在他看来，这种速度不算什么，他不想拉近，紧踢在二十步后亦步亦趋。

他知道，这两个女人可以引他击打周云凤，或者南天君，至少也可以找到身份地位甚高的人。

身后跟来的电剑飞虹轻功也高明，轻松地与他保持十步距离，但已了解他的心意，替他留意身后的动静，严防意外。

有一位神意默契圆熟的人联手，是十分愉快的事。

彭刚不知道电剑飞虹的底细，只觉得相处自然而然地神意相通，越来越圆熟，心意相能浑如一体。

有些人相处一辈子，也难达到这种境界。

他对电剑飞虹打听消息的手段并无所知，极感佩服，所以获得的消息相当正确，而且搜罗广泛。

他曾经在板闸镇混世，对三教九流都有过接触，知道钻门路做包打听，所以不算外行。

但要和真正的老江湖周旋，他那些混世的手段，就派不上用场了，所以所获的消息有限得很，比起电剑飞虹来相差太远了，女猎人名不虚传。

翱翔天下的人，与在地方上混世的人是不同的，正确地说，

他还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人。

前面是几家农舍，仆妇与侍女往里一钻，便消失在一处屋角后，形影俱消。

“打进去？”他向跟近的电剑飞虹问，驻足打量四周的形势。

“行刺失败，她们是有意引我们来的。”姑娘指指村落右侧，建有楼房的农舍：“居高临下，可监视四周动静，我们进去，他们就会现身的。”

“走。”他领先便走。

一阵零星犬吠迎接他俩，村民立即惊惶地家家闭户，儿童们纷纷走避，看不出异状，是极为寻常的城郊农庄，当然藏匿一些人毫无困难。

踏入村中心的广场，似乎这里已成为死村了，连几头黄犬也躲进屋子里，人全失了踪。广场并不广，只是普通的俗称而已。四周光秃秃没栽有树木，东首建了一座戏棚般的小台棚。也许，这里是看野台戏的活动中心。

一阵心潮汹涌，心悸撼动着他，汗毛根根竖立，那股无形的压力令他觉得寒流起自脚下。

“我真蠢！”他心中狂叫。

这刹间，他油然兴起豪赌的念头。

在板闸镇鬼混，留意江湖动静，与各色各流人物斯混以掩藏本来面目，他在赌坊出入过。

他伸手向北首那栋大宅一指，扭头回顾跟在身后数十步左右的叶姑娘点关示意。

意思是说：进去搜。

但他的左手，却在下面打出不同的手式。

本来微笑着的叶姑娘，脸上笑容消失了，右手也向大宅一指，再指指他和自己。

意思是问：你进去？我呢？

真有意思，姑娘的左手也另有手式。

他俩相距十步，一前一后，如果四周有人潜伏，必定屏息以待，留意他俩的一举一动。

他的右手，打出两人一前一后进入的手式。最后，右手向半掩的宅门一指，左手一挥，表示要姑娘急进，两人似在用信号进退。

姑娘点头，撤剑，一打手式，飞掠而进。

他徐徐抽刀，恰好在出鞘的瞬间，姑娘的落点正在身侧，身形略坐，再次起跃。

他身形转动，有如鬼脸幻形，到了姑娘的身旁，挫马步一托姑娘的靴底，姑娘腾空飞翻而起，但不是直进，而是向侧旋翻，远出四丈外，着地再飞升，登上左侧房舍的瓦面。

他则随同一方向鱼跃而出，一跃也在三丈外，一蹲一升，也跃登左方邻舍地屋顶。

变化快如电光石火，旁观的人绝难看清。

这瞬间，暗器自广场四周的宅院门窗内，向广场集中攒射，有如满天花雨。

同时，阴风乍起，灰雾狂涌。鬼声啾啾。

如果他俩在会的瞬间一停留，或者闯入人大宅，那就……

两人脸色大变，向后急退，在后方另一栋房舍的瓦面会合，两人的左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“我真蠢，是吗？”他犹有余悸地苦笑。

“还不算蠢，只是笨了一点。”姑娘惊魂初定，居然恢复笑意，还有心情打趣他：“我也笨，几乎要开口问你手式的用意，幸好没问。”

“这叫做心有灵犀。”他挽了姑娘在屋顶举步：“我只知道你一定了解我的意思。”

姑娘脸一红，心有灵犀这句话含意亲匿，芳心一跳，情不自

禁偷瞄了他一眼。

“你的神色与平时不同，所以我立即明白了。”姑娘脸红红地说：“是不是你看出什么征候了？”“感觉，感觉出来的。”他说：“那些惶然走避的村民，怎么可能在短短片刻间，全都躲得一个不剩？那些村童可能如此乖顺听话，一叫便能回屋躲藏？我小时听到叫唤，老半天也回不了家呢！我已经算是不太野的孩子了。”

“你大概越长越大越野。”姑娘仍在打趣他。

“挨揍的机会也多。”他自嘲地说。

“通常一般大家庭中，长子的管教比较严，因为日后要继承门风家世，不能马虎。次子则时松时紧，因此常会失轨。么儿受宠，老二就要遭殃。你是活该，嘻嘻。”

“老二注定了要自立门呀！管得太紧那就老成待重，如何能自立？”他完全忽略了姑娘话中的内涵，他并没将家世告诉任何人：“我们堵在村口，设法引他们出来，或者逐屋赶他们出来。”

两人跳落村外，向村口绕走。

“他们只能依靠人多对付你，或者布埋伏等你闯，不会出来和你在暗地里搏杀。”姑娘紧握他的手，直趋村口的小径。

“他们会出来的。”他肯定地说。

“那可不一定哦……”

“你不是说，他们要铲除笑阎罗吗？”

“是呀！”

“他们的主力在这里，不出来怎敢派小猫小狗到雄风园撒野？”他说：“除非你的消息不正确。”

“对，他们非出来不可。”姑娘的信心十足：“他们一定会去雄风园，铲除最后的障碍。天下四天君所扩张的地盘内，不会容忍有号召力的龙蛇存在。南天君已经认定高邮淮安，江之北河之南，已是他的囊中物，这地区内的强龙大豪，如果不买他的账，那就是潜在的威胁，早一在清除局面就可以早一天完全控制。”

他蓦然心动，猛然醒悟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他脱口轻呼。

“你明白什么？”姑娘惑然问。

“高邮的知州大人，听说有点庸碌。”

“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四年任期最好大事不出小事不生，大多数父母官，都有这种心态呀！不足为怪。”姑娘用世故的口吻说。

“所以境内江湖行业欣欣向荣，龙蛇混际，痞棍横行，至尊刀就是牛鬼蛇神的大爷。”

“通都大邑交通要埠，是免不了的。”

“淮安府的清河县就不同，埠头比高邮繁荣一倍。三教九流的过境龙蛇，必须安份守己，当地牛鬼蛇神，绝不敢放肆横行。那位李知县做了二十年父母官，公平廉明爱民如子卓有政声。”

“我知道，自淮安至扬州，东抵通州，漕河两岸的百姓，对本知县皆敬若神明。”

“所以，南天君如想在淮安建山门，后果可想而知，不被扑灭才是怪事。清河一位名震天下的英雄人物，已退隐但号召力仍在天下级好汉。”笑阎罗虽也是天下级的名宿，哪能比？”

“你是指霸剑天罡？”姑娘笑问。

“对。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

“不认识，但尊重这位大爷。有霸剑天罡在，南天君乾坤一剑休想如意。所以，霸剑天罡与李知县，都是南天君的眼中钉肉中刺，须拔之而后快，所以要乘扩张地盘的好机，一并拔除永绝后患。哼！这混蛋该死。”

“哦！你找他的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事，不是他就是我。唔！有人出来了。他娘的！她还敢独自出来？”

两人站在村口，村里出来的人难逃眼下。

出来的是周云凤，绿衣绿裙仪态万千，盛妆的少女，那种美的风华是十分诱人的。

“你不知道何时应该收手吗？”周云凤脸上有可爱的笑容，远在十余步外不再接近。

“我知道，所以在等你呀！”彭刚也笑容可掬，不再流露跃跃欲动的气势。

面对这位武功超绝，变化多端的难缠妖女，他知道冲动无济于事，必须绝对冷静才能应付。

“我希望你立即离开高邮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他答得斩钉截铁。

“你是我平生罕见的唯一劲敌，我真不希望两败俱伤。”

“我的想法，和你正相反。”

“有何分别？”

“有我无敌，够简单吧。”

“那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，你没有必胜的条件和把握，而且，你势孤力单。”

“我不考虑其他的事，只知对我应做的事全力以赴。人活在世间，每个人活的目标都不同，但不管他为何目的而活，为达目的皆必须将全心力投入。我也一样，义无反顾。你吓唬不了我，我会把你的人杀得做恶梦。”

“天杀的，你到底要什么？”周云凤冒火地尖叫。

“小妖女，你知道我要什么。”他反而更沉着。

“要名要利，我都可以给你，要……”

“我只要你。”

“好呀！你我并肩傲啸江湖……。”

“我已经有人并肩了。”他的手搭住电剑飞虹的香肩：“但不是并肩傲啸江湖，而是并肩为所从事的目标勇往直前。”

“她，电剑飞虹？你算了吧，她能给你什么帮助？她只是一个来历不明的江湖女光棍……”

“你呢？你又是有什么大有来历的女神佛？小妖女，不要故意歪曲我的话意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要你，我一定要知道，你扮假书生光临板闸镇之后的一切所做所为，求证你们到底有哪些人涉人。百毒天尊魔手无常控制你呢？抑或你控制他们？你愿意告诉我吗？”

“你是追踪我而来高邮的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淮安人，淮安所发生的不幸事故，我都有一份关切，必须查个水落石出。这理由不管是否充分，我不介意。你如果不给我满意的答复，我将用刀剑逼你。”

“天杀！你以为吃定我了？”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“我也必定杀你永除后患。”

“那就各为自己的目标全力以赴吧！”

宝刀出鞘，他扬刀直上。

周云凤飞退，一声信号，村外缘人影暴起，足有三十人以上。

人多人强，三十余人是南天君的精锐，势将先用暗器打先锋，想冲阵风险太大。

他不进反退，一声长笑，向左越野绕定，引对方移动阵势。这些人都是行家，驻阵不动，恭候他闯阵，不理睬他绕走。

“我不信你们能保持永远在一起列阵。”他在侧方大叫：“咱们随时再见。”

两人向最左方的屋角掠进，一闪不见。

这一招非常高明，这些人怎么可能永远在一起列阵相候？

只要阵势一动，便会有人落单，退回村舍歇息，也不可能挤在一起。

众人不敢分散搜村舍，无可奈何地退入村口的一座大宅等待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夜幕将临，必须有所行动的人，心中的焦灼可想而知，岂能在地舍内久耽下去？

天一黑，袭击更容易了。

彭刚和姑娘重新出现在村口，也在等候这些人出村。

小径北面出现两个人影，一白一青。

青的是江湖秀士，白的是云裳仙子。

彭刚看到这位秀士，就心中冒烟，好在中天君风雷剑客已和他打过交道，他忍下了将升的怒火。

江湖秀士两人不再怕他，大模大样接近。

“他娘的！你这混蛋人摸人样，抖起来了，还想玩弄什么阴谋诡计？”彭刚不再冒火，仍然说话粗野充满嘲弄味：“你最好手不要乱动，我如果动了疑，疑心你又阴毒地搬弄做女红的针，一刀宰了你岂不冤枉？”

“混蛋！你不要猖狂！”江湖秀士也受不了嘲弄或谩骂，跳脚叫嚷：“打听出南到君有些人躲在这带，咱们在踩探。你们在于什么？”

“等待。”

“等待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人生在世，吸吸落地以后，便眼巴巴地等待两件事，你知道哪两件事？”

“等两件事？”江湖秀士抓抓头皮：“两件事……哦！名与利两件事。去你的！谁都懂。”

“哈哈！你就不懂。”彭刚怪笑。

“我不懂？难首不是名和利？”

“不对。”彭刚忍住笑。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又是什么？”

“等老，等死。”彭刚不像是嘲弄，正正经经：“大多数人等不到前者，有许多人生下片刻便断了气，魂魄重下地狱，等候重投入人世碰运气。后者则人人都可等得到，绝无例外，人人有份，早晚而已。”

“你这是混蛋理论。”江湖秀士又好气又好笑：“你一定失心疯胡言乱语，一定。”

“你这混蛋就是听不得老实话，真是可悲。”彭刚直摇头：“你这种人的眼中，只能看到名利，而且不惜丧心病狂，心狠手辣无所不为……”

“混蛋！你呢？你还不是……”江湖秀士跳起来抢着质问。

“我也会为名利而奔忙，但不会昧着良心去争取。在等老等死期间，做一些让自己问心无愧的事。要我像天下四君一样，杀了许多许多人，以争取那雄霸天下的名位，我还真没有勇气去尝试。”

“那是懦夫理论。不要胡说八道了，你们到底在等什么？等村子里的人，杀鸡摆酒请你们进去赴宴？”

江湖秀士知道斗口，真的毫无胜算。

“等村子里的人出来，就算村里置有筵席，你两位敢进去吗？”

“等什么人？为何不敢进去？”

“要进去，请便！他们会欢迎你，欢迎你送上门来。”彭刚嘻

皮笑脸，装腔作势让出去路。

“送上门来？你……你要等什么？”

“南天君的人。”叶姑娘不希望江湖秀士恼羞成怒，不希望增加敌人，只好出面打圆场。

“南天君的人？村子里？”江湖秀士兴高采烈：“果然躲在这一带，去赶他们出来，妙！”

“一点也不妙。”彭刚说：“那个妖女周云凤就在这里面，可见的还有三十余名高手男女，似乎无一庸手，南天君把精锐全摆在这里候命蠢动。我自以为是伏魔的不坏金刚，但也不敢往里闯，只想等他们出来，再见机行事，捞几条大鱼大虾。你有种，你闯进去给我看看？”

一听妖女周云凤在村子里，江湖秀士凉了半截。

这位秀士第一个害怕的人是彭刚，第二个害怕的人是周云凤。

周云凤带了精锐藏匿这里，他如果没碰上彭刚，一头闯进村里去，结果如何？想起来就感到毛骨悚然，真是老天爷保佑。

“你两位如果敢闯，我们俩也敢。”江湖秀士硬着头皮拍胸膛：“你负责对付妖女，其他的杂碎我负责。我有三十二枚双锋针，平均两枚可以击倒一个人。”

“你这混蛋阴毒得很，居然说相当谦虚，平均两枚双锋针击倒一个，你未免小看你自己的了。他娘的！你一枚针可以击倒两个人。走！咱们进去。”

村口又出现周云凤的身影，光华四射的定剑在手。

“来吧！”本姑娘等你们送死。”

“来也！”彭刚高叫，拔刀飞跃而进。

周云凤迅速向村内退，沿村道往村中心倒退而走。

“我等你。”

周云凤一面退一面高叫。

“分！”彭刚沉叱。

后跟的叶姑娘向右鱼跃，暗器恰好光临她先前急进的位置。

扑地一窜，再腾空飞升登上最近一栋农舍的瓦面。

速度骇人听闻，起落间形影难辨。

彭刚出现在她右方的屋脊，她大感意外。

彭刚分明是向左分开的，怎么可能先一刹那，出现她身侧？大概只有会分身法的人才能办得到。

她心中雪亮，彭刚一直就在掩护她，只感到心中暖暖地，她移位登屋并无风险，有彭刚在旁照顾。

周云凤知道引两人深入的计谋落空，发出一声暗号，往侧方一闪，隐设在房舍的空隙中。

江湖秀士与云裳仙子不敢跟人，向侧急绕，跃登另一座屋顶，胆气渐壮。

“咱们放火，薰他们出来。”江湖秀士大叫大嚷：“他们躲入屋中，咱们不能和他们在屋子里玩命。”

“狗屁！”彭刚大骂：“你他娘的不是强盗，这些村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放什么火？”

“不放火能把他们赶出来吗？”江湖秀士说得理直气壮：“我可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。”

“你这混蛋总算不怎么可恶了，居然敢承认不是大仁大义的英雄。有些男盗女娼的狗王八，经常在大庭广众间、拍胸膛自称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豪杰呢！我总算不怎么讨厌你了，你比那些狗王八可爱多啦！”

“你少给我胡说八道。”江湖秀士讪讪地说：“你说，怎么办？”

“老话一句，等待。”彭刚说：“你能运起护体神功，支持一刻两刻吗？”

“去你的！只有地行仙才能办得到。”